



赤水玄珠

醫案

四十八

十 武
516
49



明中武
第 516
卷 49



赤水玄珠醫案醫旨緒餘十卷目錄

診法

証候推移指法

宗氣營氣衛氣說

痢與滯下辯

噎膈翻胃辯

四時脉說

問傷寒桂枝湯用桂枝說

氣鬱脇痛論

論痰為津液脾濕所生

咳嗽

哮喘

論汗不可純作血看

喘

論咳血

論嘔血

論五鬱

論齒衄

顛振

火附相

泄瀉辯

防暑

痿論

癩狂癩辯

鼻軌鼻淵辯

赤水玄珠醫案醫旨緒餘十一卷目錄

目錄終

赤水玄珠醫案醫旨緒餘十一卷目錄

明新安休寧生生子東宿孫一奎 著輯

論診法

子 泰來 全攷梓

生生子曰甚矣脉之難言也非脉之難言也欲盡於寸關尺三部之難也非盡於寸關尺三部之難也欲盡於寸關尺三部而能以意會於臟腑之外之難也蓋脉通於經絡運行於臟腑而充周於鄂膺胷候者不以意會徒拘拘以一臟一腑而盡於寸

關尺三部之中則凡臟腑之外經絡之間腦項胸背腰膝踰踝四肢百骸無有不病者又將安診吾謂三部之中非一臟一腑所能盡也彼內經脈要精微論篇但言候五臟與胃餘大小腸及膽膀胱不言者非畧之也各以部地而該之也何哉如曰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所謂腹中者何物也蓋小腹之下大小腸膀胱所居之地也又如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膈非腑也獨非一身中物乎膈之下膽所居也五臟之系上下聯絡莫不經循焉

過然則候鬲者非即鬲膜已也又如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膻中雖非實臟乃心主之宮城與右內以候胸中相同皆即其部地言之也腹中胸膈之候乃內景之事而胸膈腹之外又何以候之故後四句復申言曰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胃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小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觀此則三部中非拘拘一臟一腑所可盡也余故曰欲盡於三部而意會於臟腑之外之難也古人以寸部之陽候頭痛以尺部診大小二便雖云腎

醫書總錄 全卷

主二便其實上以候上下以候下之驗也特附于右以廣三部診外之意云

証候推移指法

內經脉要精微論篇曰推而外之消息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消息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推而上之消息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消息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
左寸外以候心內候膻中左關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寸外以候肺內以候胃中右關外以候胃內

以候脾兩尺外以候腎裏以候腹中是以有推而內推而外消息之法也

一說左寸推而上之上而不下頭項痛推而下之下而不上胃脇痛也推而內之內而不外心腹積也推而外之外而不內眼目昏也

左關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腸胃痛也推而內之內而不外筋骨痛也推而外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

左尺推而上之上而不下小腸痛也推而下之下

而不上足脛痛也推而內之內而不外小使濁也
推而外之外而不內腰足痛也

右寸推而上之上而下氣喘急也推而下之下
而不上胃中痛也推而內之內而不外咽喉痛也
推而外之外而不內背脊痛也

右關推而上之上而不下吐逆也推而下之下而
不上主下血也推而內之內而不外腹有蠱也推
而外之外而不內肌肉痛也

右尺推而上之上而不下小腹脹也推而下之下

而不上足腿痛也推而內之內而不外疝瘕也推
而外之外而不內小使秘也

汪石山曰按消息謂詳細審察也推謂以指那
移于部之上下而診之以脉有長短之類也又
以指那移于部之內外而診之以脉有準弦單
弦之類也又以指推開其筋而診之以脉有沉
伏止絕之類也刊誤謂內外以指按輕重言推
有教義故特著之非但外以候心內以候臍中
之類也

宗氣營氣衛氣

生生子曰宗氣者為言氣之宗主也此氣搏于胸中混混沌沌人莫得而見其端倪此其能也及其行也肺得之而為呼吸腎得之而為吸營得



乏而營于中衛得之而衛于外胸中即膻中膻中之分父母居之氣之海也三焦為氣之父故曰宗氣出于上焦也。○營氣者為言營運穀氣入于經隧達于臟腑晝夜營周不休始于手太陰而終于手太陰以應刻數焉故曰營出中焦也。○又曰營是營于中又曰營在脈中。○世謂營為營氣化而為血耳中字非中焦之也乃經隧中脈絡中也內經痺論云營者水穀之精氣和調于五臟滲陳于六腑乃能入于脈也。○衛氣者為言護衛周身溫分肉肥腠理不使外邪侵犯也始于足太陽五

平度而終于足太陽故曰衛出下焦也又曰衛
 是衛于外又曰衛在脉外此外字亦非純言乎
表蓋言行于經隧之
外也內經痺論篇云衛氣者水穀之悍氣其氣
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膚分肉之間
熏于盲膜散于胞腹逆
其氣則病後其氣則愈
 生生子曰人與天地生生不息者皆一氣之流行爾
 是氣也具于身中名曰宗氣又曰大氣經營晝夜
 無少間斷靈素載之而後人莫之言也後人只知
 有營衛而不知營衛無宗氣曷能獨循于經隧行
 呼吸以應息數而温分肉哉此宗氣者當與營衛

並稱以見三焦上中下皆此氣而為之統宗也靈
 樞經五味篇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胃之
 兩焦中下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
 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大氣即宗氣
氣海即胸中
 又邪客篇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下津液中宗
 氣上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
 心脉而行呼吸焉此出上焦
為一隧也營氣者泌其津液注
 之于脉化以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
 刻數焉此出中焦
為一隧也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

醫者緒餘

行曰未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
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臟六腑。此
下焦為營衛生會篇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
一隧也何道從來。岐伯曰：營出于中焦，衛出于下焦。衛氣
篇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
經者為營氣。講明此三氣者，自秦越人而後，惟四
明馬玄臺難經正義攷究極工於宗氣，則曰：自夫
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積于胸中，謂之宗氣。宗氣
會于上焦，即八會之氣會于膻中也。惟此宗氣主

呼吸而行，脈道於營氣，則曰營氣者乃陰精之氣
也。即宗氣之所統，猶太極之分而為陰也。此氣行
于晝二十五度，行于夜二十五度，始于手太陰，五
十度而復會于手太陰，而行晝行夜十二經之陰
陽皆感焉。所謂太陰主內者，此也。於衛氣則曰衛
氣者陽精之氣也，亦宗氣之所統，猶太極之分而
為陽也。晝日行于陽二十五度，夜行于陰二十五
度，始于足太陽，五十度而復會于足太陽，引靈樞
歲時篇曰：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風府者

足太陽督脉陽維之會所謂太陽主外者此也蓋
營氣行陽行陰主晝夜言衛氣行陰行陽主陽經
陰經言營氣之行于晝者陽經中有陰經行于夜
者陰經中有陽經故行陰行陽主晝夜言也衛氣
則晝必止行于陽行三陽也夜必止行于陰行三陰也
是陰陽不指晝夜言也又謂靈樞五十營等篇言
氣脉流行自手太陰而始至足厥陰而終循環不
已漏水下一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
一十丈推之則二刻行一度為一周身也晝夜共

行五十度則每經各行五十次矣並未嘗言脉止
行寅時大腸止行卯時又不思各經長短不同難
以分時註釋如果十二經分配十二時則一時止
行一經何以能八刻之一千八十息脉行六十四
丈八尺而四度周于身也又何以能十二時之一
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而五十度周于
身也所謂一時止行一經者實理勢之所必無也
以上考正皆出靈素蓋此公精究經旨融會脉絡
玉冰已下一人而已非苦心積累不能也觀第一

醫旨錄卷之五

難一章則可以見其緊惜乎獨于三焦惑于陳無擇之言未之加察余三復之餘微有慨焉然終不以寸朽而棄合抱之材也

痢與滯下辯

或有問於余曰劉河間云仲景治痢多用承氣但與滯下混同立論而無分別致之諸方亦未見其有分治者抑河間之說不足憑歟余曰前人畧之也經雖無明文然顧名思義可知矣書曰夏傷於暑秋多瘧痢痢者利也通利之義乃時症也或從泄

瀉而得或徑大便膿血蓋秋令氣降腹中穢積因時下行而痢也彼滯下者滯是積滯之滯不因時令不由泄瀉而竟裏急後重垢膩之物頓併而下也豈可同日語哉故滯下之症始得之多用推陳致新迎而奪之之法至於治痢有用補法者有用瀝法者有燥濕者有升提者有消之者有溫之者有分利者有下之者然初時不敢遽以藥下之因時制宜必審其胃實積固乃敢推蕩耳余故云痢者兼令氣而言也滯下者四時皆有之名既別則

治法當有徑庭矣或曰唯

古謂先水瀉而後膿血者為脾傳腎乃賊邪難愈先膿血而後水瀉者為腎傳脾乃微邪易愈相傳微賊之說是亦以大槩言之也究竟其說世亦有先後水瀉膿血而各有難易者愚謂先水瀉而後膿血此脾先虛而積滯繼至故難愈先膿血而後水瀉此積滯既去已無邪矣故易愈高明幸察之

噎膈翻胃辯

或有問於余曰丹溪局方發揮云翻胃即是噎膈噎

膈乃翻胃之漸言此蓋火氣炎上薰蒸津液成痰切切不可用香燥之藥若服之必死又曰年高者不治蓋少年氣血未虛用藥劫去痰火病不復作老年氣血已虛病必不起據曰翻胃即噎膈似是一病又曰噎膈乃翻胃之漸似又是二病至用藥謂服香燥之劑必死乃今時亦有用香燥而得生者何也余曰噎膈翻胃古雖未辯然擬各定義似有不同治法亦將無同也顧局方發揮一書蓋為闕益補戒燥熱諄諄立言於名義亦未暇辯也愚

醫旨精餘

意謂噎膈翻胃乃是三病。自古在醫會未有入剖
析其義者。夫飲食入於噎間不能下。噎隨即吐。出
自噎而轉故曰噎膈。是膈膜之膈。非隔截之謂也。
飲食下噎。至於膈間不能下。膈乃徐吐出。自膈而
轉故曰膈翻胃。是飲食已入胃中不能運化而下
腕又燥結不通。朝食而暮吐。暮食而朝吐。明其自
胃中而倒出。故曰翻胃也。均一吐病而有上中下
之分。數千年間惟潔古老人治吐而有上中下之
論。曰上焦吐者主于氣。中焦吐者主于積。下焦吐

者主于寒。故今人亦有用香燥而治愈者。實寒氣
使然也。在人體認真切爾。至于年老之人誠難治
効丹溪豈欺我哉。
張雞峯曰。膈是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庶可克濟。
斯言亦良語也。

四時脈說

或有難予者曰。脈有七表八裏九道而無絃鈎毛石
書何謂。春絃夏鈎秋毛冬石也。且其義安在。予曰。
此陰陽升降之理也。三才原一。大極春絃者肝之

脈也與膽為表裏夫陽氣自地而升此時其氣尚微在半表半裏之間故其氣來與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絃夏脈鉤者是陽極而陰生也夫鉤本大而末小夏至一陰生夏月六陽之氣盡升其脈來大而去小故曰鉤秋脈毛者此毛字讀作毫字孟子明足以容秋毛之末正是此義明陰氣自天而降輕細以浮故曰毛冬脈石者冬令萬物潛藏之時是陰極而陽生也腎主其令腎屬水主閉藏沉而有力如石之在水中故曰石夫升降浮沉

之理變化無窮豈鑿之七表八裏九道能悉耶且脾胃平和之脈不大不小不短不長難以明狀惟以意消息之彼二十四歌者正如以管窺天也噫

問傷寒用桂枝說

或問生生子曰傷寒書桂枝湯後有云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與之則表益實而汗益難出耳則是以桂枝為固表藥也何麻黃湯中又用桂枝為臣耶生生子曰考方療疾全在體認氣味衍

醫品錄 金瓶

義謂桂大熱桂味辛甘主溫中利肺肺氣為諸藥
先聘通使溫和榮衛宣道百藥無所畏然桂枝湯
用桂者以其衛為邪襲則氣不固故汗出惡風桂
枝味辛甘陽劑也陽劑其行快入咽則先布散充
達百骸四肢無處不至此散之之意也至于止汗
自是芍藥芍藥味酸陰劑也陰劑入咽其行遲故
先散之而後收之一開一闔邪氣散而真氣不過
洩以致于適中非謂桂枝能止汗也麻黃湯用桂
枝為臣者亦以其辛甘發散為陽若謂其實表止

汗將安用之蓋以其寒傷榮桂枝能佐麻黃溫和
榮衛則邪自不能容汗出而解也桂枝湯後叮
嚀不可與者為內有芍藥寒既傷榮發熱無汗復
用酸寒收斂之劑則邪無從而出表乃益實也非
謂辛散能實表也風陽氣也陽主散風傷衛則氣
散而汗出寒陰氣也寒主斂寒傷榮則氣斂而無
汗故治法無汗要有汗取辛散能發汗也有汗要
無汗取酸收能止汗也俱用桂枝者以其既能發
散而又能溫和榮衛也予故曰考方療疾全在体

認氣味

氣鬱脇痛論

或問治氣鬱脇痛有謂達之者有謂瀉之者於達瀉二字還有說否生生子曰脇者肝之部分又足少陽經所行之地此經多有餘經曰東方實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內經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蓋人于日用之間不能恬澹虛無而純合乎天和惟不能恬澹虛無而合乎天和是以七情一有不遂則生鬱久則生火

壅遏經隧充塞清道而痛作矣至於痛極而湧吐酸水者猶洪範所謂曲直作酸乃肝膽之咎徵也經曰木鬱則達之啓玄子謂吐之令其條達此固一說也然於達之之義猶有所未盡焉達是通達之達非獨止於吐也木鬱於下以柴胡川芎之類升而發之以順其挺然之性正所謂因曲而為之直又謂從其性而升之皆達之之義也仲景小柴胡湯治少陽脇痛以柴胡為君得其旨矣經曰有餘者瀉之今肝實而脇痛固宜瀉之矣本草列青

皮香附黃連白芍柴胡川芎之類均為瀉肝之劑
苟不擇而用之吾未見得志也何者夫青皮香附
瀉氣之冲逆者也黃連白芍瀉血之沸騰者也經
曰上者抑之為其當下而不下故用此辛酸苦寒
之劑以泄其冲逆沸騰之勢使之降下以致于平
而已此正治法也群皆識其為瀉也至若柴胡川
芎之所以為瀉者則異乎是也蓋柴胡川芎升發
肝膽之清氣者也經曰下者舉之為其當升而不
升故用此辛甘苦平之味于陰中提陽以扶其直

木

遂不屈之性使之上升以復其常是清陽升而濁
陰降也正前所謂木鬱則達之之意此從治法也
群皆未識其所以為瀉也經曰輕者正治重者從
治又曰輕者可降重則從其性而升之又曰過者
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過者謂鬱實而為火也
折之者為裁之也畏者如木鬱之病用辛散屬金
之藥而排闥其紛翳剪伐其猖獗以致于中和乃
撥亂反正之意也此皆識陰陽升降之理順逆之
勢有如是耳噫苟為醫而不明陰陽升降之理順

醫旨緒餘 卷一

逆之勢則用藥安能識其正哉且夫人與天地相
流通者也即舉肝而言之在天為雷在方為東在
時為春在五行為木在人為肝運動之氣皆相參
焉故張子和曰膽與三焦尋火治肝與包絡都無
異丹溪曰此指龍雷之火而言也在人以肝膽應
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彼陽氣久伏壅遏于九地
之下則品物為之潛藏當其升發之際必轟然迅
烈大發聲震驚于天闕之外然後品物咸亨此勢
也理也今木鬱之病亦近之木鬱于下則春升之

醫門金鑑

卷之五

十五

令不行以故痛而猛猛而吐吐而愈者亦均此勢
也均此理也知夫此則凡造物之所以有升降順
逆者皆得以遂其正矣於用藥乎何有

論痰為津液脾濕所生亦有因於火因於虛因
於氣因於食者而二陳峻利之劑不可以驟用
也

生生子曰痰者津液所生也經曰飲食入胃遊溢精
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
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五臟陰陽揅度以為常

醫門金鑑

卷之五

十五

也若脾虛停濕則失其健運之常不能致精於肺
遂而成痰此脾濕而生痰者也。有陰血不足陰火
上逆肺受火侮不得清肅下行由是津液凝濁生
痰不生血者此又因陰虛火動而成痰者也。由是
知痰之為物皆脾濕津液所成明矣。治痰者要當
察其所乘之源。世俗例以二陳統治諸痰不分寒
熱因於濕者固亦宜矣。蓋半夏燥脾濕陳皮利肺
氣茯苓入手太陰利水下行甘草調和諸性入脾
為使三味皆燥濕剛悍之劑使水行氣下濕去土

燥痰斯珍矣。脾斯健矣。使脾無寒濕則何以當之
由是知二陳之治痰者非治盜痰也是治痰之因於
濕也。至於火刑肺金不得下降而用二陳者此又
失之疎也。因於火則治火。火降金清。秋令迺行。水
無壅遏痰安從生。丹溪曰黃芩治痰假其下火正
謂此也。若一例而以二陳治之吾知脾愈燥而火
愈動非惟病不能去而反增其喉痛聲啞咳嗽盜
汗煩躁口渴也。已又有食積痰者飲食過飽則傷
脾胃傷則氣餒氣餒則濕停濕停則痰生矣。宜以

保和丸類治之。又有氣鬱生痰者，嚴用和云：人之氣道貴乎順順，則津液流通，決無痰飲之患。是以治痰必先利氣者，謂痰之所從來，皆由七情鬱結，氣道不清，氣積生涎，今利其氣，使鬱結開而氣道暢，抑何痰飲之有。豆七氣湯、越鞠丸之類治之是也。又有風痰者，由表虛皮腠不密，風邪得以乘之，肺氣不利，邪鬱為熱，是以濁涕稠粘，治宜散風利氣。如杏仁、枳殼、紫蘇、前胡之類是也。有驚痰者，驚則神不守舍，氣亂胃中，清濁相干，脈道壅塞，痰遂

生焉。故驚痰者，多生心痛顛疾，以牛黃鎮心丸之類治之是也。有冷痰者，由脾胃虛弱，不能運化精微，氣餒行遲，津液凝滯，所致治宜溫煖脾胃，脾充而津液行矣。如乾姜、白朮之屬是也。又有腎虛不能制火，津液生痰，不能生血者，緣肺主出腎主納，今腎虛不能納氣，歸原出而不納，則積積而不散，則痰生焉。以金匱腎氣丸之類治之是也。內有茯苓澤瀉利水下行，使濕去而痰絕。地黃山萸補腎，腎水水升則火自降，而全收藏之職矣。至於中氣

醫者指餘

不足痰回積聚胃中亦賴所養不可峻用利藥恐胃一傷兌變莫測宜當溫補使脾胃充實痰自流動如六君子之類是也此丹溪所以諄諄戒人峻用利藥之失也若夫流飲支飲伏飲懸飲溢飲積年累月膠固難治者當視其形氣何如或汗或吐或下或熔隨其所宜劫而去之痰去則當補養務使中氣充實庶無峻利之失矣學者其注意

或曰丹溪云實脾土燥脾濕是治痰之本也又曰二陳湯一身之痰都管欲上行加引上藥欲

下行加引下藥吾子以此言非丹溪語耶余曰此蓋指脾胃濕化之痰也脾胃為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所受氣者人之七情居處不能一節稍有悒鬱則氣血凝滯津液不行痰斯生矣故丹溪每以實脾土燥脾濕而言也如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達痰在四肢非竹瀝不行痰在皮裡膜外非竹瀝不除氣虛之人有痰非竹瀝不開又曰痰結核在咽喉燥不得出以化痰藥加鹹能軟堅之味瓜蒌仁杏仁海石連翹

少佐以朴硝蜜丸噙化又曰天花粉大能降火
瞶熱痰海粉熱痰能降濕痰能燥頑痰能消積
實治痰能衝牆壁人中黃能降陰火而清食積
之痰又曰痰因火盛逆上治火為先白朮黃芩
石膏之類久病陰火上升津液生痰不生血宜
補血制相火其痰自除丹溪未嘗純倚二陳為
用矣已上述治痰之藥亦不為不多矣丹溪何
嘗固執於此蓋以意立法取醫者貴乎貫通達
變則得之否則何以異於刻舟求劍也

咳嗽

生生子曰古云咳者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
也嗽者謂有痰而無聲脾濕動而生痰也今曰咳
嗽者既有聲而復有痰也然其病不一有五臟咳
有六腑咳有六氣咳有虛咳有實咳有水咳有火
咳種種不同用藥亦異觀古人立方多所重於肺
部有清肺者有保肺者有斂肺者有瀉肺者有補
肺者五者謂肺屬金而主乎聲者也惟肺也外統
皮毛為一身之護衛內為華蓋作五臟之至尊肺

受百脉之朝故病每于肺設不于肺抑何咳焉
是以治咳必兼于肺至於清痰降火流濕潤燥補
腎疎風者莫明于丹溪纂要條分列治極為詳盡
但主嗽多咳少耳學者宜於是而擴充之則思過
平矣

哮喘

生生子曰丹溪云哮喘者專主於痰宜用吐法亦有虛
而不可吐者必使薄滋味不可純用寒涼必兼散
表此深造病情者也其間亦有自童幼時被酸醎

之味或傷脾或搶肺以致積氣道積久生熱妨
礙升降而成哮喘一遇風寒即發綠肺合皮毛風
寒外束弗得發越內熱壅鬱新痰復生因新痰而
致舊痰并作也是以氣高而哮喘撞肩搥項不得仰
臥面赤頭疼惡寒發熱治宜散表表散熱解氣道
流通庶亦暫可有飲食厚味傷脾不能運化而發
者脾傷則津液不得布散而生痰涎壅塞經隧肺
氣為之不利則胃滿腹痛盜汗潮熱晝夜發哮喘聲
如拽鋸治宜消食健脾清痰利氣斯亦定矣有房

勞太過腎水衰少不能制火下降火暴于畏而侮
以勝肺金受傷金傷則生化之源絕矣病則下午
潮熱哮喘聲如雷頭疼面赤盜汗煩躁晝輕夜重脉
數無力治當補腎制火清金潤燥庶或得安有氣
逆而發者經曰怒則氣上有升無降又曰大怒則
火起于肝又曰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肺
虛不能平木病則胃滿脇痛耳聾眼赤氣出如火
治宜抑肝利氣是痰也氣厚者當劫而吐之按其
病根根枝又當速補中氣中氣充實痰不再作矣

喘

生生子曰內經云諸氣憤鬱皆屬于肺諸滿喘噓亦
屬于肺以肺主氣者也諸喘氣逆者乃陽火急數
而然也一呼一吸為一息呼隨陽出吸隨陰入呼
吸之間脾受其氣通乎營衛合乎陰陽熱則息急
氣粗寒則息遲氣微今之喘逆由火熱而息急也
或由淫所傷七情所感或脾腎俱虛或脾濕腫滿
或本臟氣虛或瘀血傷滯皆所以致之要當合脉
認病合病製方庶無差失之患矣

又曰方書有云治喘嗽者有云治痰喘者有云治喘
逆氣急者有云氣喘者不可不分別明白究治此
病虛實攸係匪輕驗今之喘嗽者既嗽而兼有喘
聲也痰喘者喉中有痰或出或不能出擗肩頓項
者是也喘逆氣急者無痰嗽而獨氣急作喘聲也
氣喘者較逆急勢則稍緩目前二者無痰兼嗽蓋
有雜症以干之故治有汗吐下之不同也後二者
乃本臟氣虛或陰虛火動及產後喘急者為孤陽
幾於飛越治惟補之欬之攻補之不同由虛實之

異路也少有差忒則輕者重重者死矣予于喘嗽
二病尋究端倪會類治法逐証填方不以重複自
嫌其間蒐集不盡者將俟后之明敏藉此為左券
云爾
喘而無汗者宜解表 喘而有汗者宜和營衛固
腠理 腹滿脉沉實者為內實當下之 發時有
痰吐出者宜化痰 發時有痰不能出者宜開提
之 食積痰逆者宜導痰運脾 飲水多者宜滲
利之 久嗽不已痰壅胸膈氣實者宜吐之

火刑肺者宜清心熱 氣從小腹上冲乃衝脉之
火宜調中益氣湯加黃栢知母以降之 脉數無
乃者宜滋陰降火 產後喘急者郭氏謂孤陽絕
陰極為難治 本臟氣虛及久喘攻擊太過者宜
人參五味阿膠之類補之 新喘氣實者宜葶藶
枳殼桑皮之類瀉之 腫滿脾虛不能攝水上迫
于肺喉中作水鷄聲者或小青龍湯或導水丸桑
皮赤小荳薤麥之類決之 瘀血凝滯胸膈者或
葶汁之類以活之

論汗不可純作血看當以氣看為要

生生子曰靈樞經云汗者心之液又曰奪汗者無血
奪血者無汗故今人多認汗為心血也愚謂五臟
皆有汗不獨心有之也經脉別論篇曰飲食飽甚
汗出于胃驚而奪精汗出于心持重遠行汗出于
腎疾走恐懼汗出于肝搖体勞苦汗出于脾夫汗
不過一氣而已此氣者乃五穀之精氣靜則化而
為血以養生身靈樞經曰血者神氣也血擾則越
而為汗不待化而氣易曰地氣上而為雲天氣下

而為雨陰陽應象大論篇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
名之良以此也啓玄子註曰夫汗泄于皮膚者
是陽氣之發泄耶然其取類于天
地之間則雲騰
雨降而相似也

五鬱

生生子曰內經有五鬱之論謂木鬱達之火鬱發之
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雖統揭夫鬱之名
而未顯言夫鬱之症與詳明其達發奪泄折之義
惟是後之人認達為吐認發為發汗以泄為解表
利小便以奪為下以折為抑其冲逆意義未必非

是恐於經義未之盡也余故縷析五鬱之症并治
法焉夫五臟一有不平則鬱達是條達或通達也
發是發越泄是疎泄奪是攘奪折是決折何者夫
內經曰木鬱達之木鬱者肝鬱也達者條達通達
之謂也木性上升佛逆不遂則鬱故凡脇痛耳鳴
眩暈暴仆目不識人皆木鬱症也當條而達之以
暢其挺然不屈之常如食塞胸中而肝膽之氣不
舒其木之氣是在上者因而越之也木鬱于下脇
疼日久輕則以柴胡川芎之類開而提之亦條達
之意也重則用當歸龍會丸
推而伐之孰非通達之意歟火鬱發之火鬱者心

醫旨錄卷之五十五

鬱也發者發越之謂也火性炎上悖逆不遂則鬱
 故凡鬱悶目赤少氣瘡瘍口渴溲黃卒暴僵仆嘔
 噦吐酸瘕癰狂亂皆火鬱症也當發而越之以逆
 其自然之常又如五心煩熱肌膈大熱過食冷物
 抑遏陽氣于脾土之中以火鬱湯升
 陽散火湯皆發之之意也又謂從其性而揚之思
 想無窮而頭暈不遂悖鬱不樂因生痰涎不進飲食
 或氣不升降如醉如癡以木香石菖蒲生薑堆黃
 之類肺而動之亦發之之意也小便渾濁瘡瘍舌
 痛以黃連解毒湯導赤散散之正散土鬱奪之土鬱
 之類引而下之親非越之之意故土鬱奪之土鬱
 者脾鬱也奪者攘奪之謂也土性貴燥惟燥乃能
 運化精微而致各臟也壅滯清濡則鬱故凡腫滿

痞塞附腫大小便不利腹疼臌脹皆土鬱症也當
 攘而奪之以復其健運之常又如中實以枳實導滯丸
 木香檳榔丸承氣湯下而奪之是中滿者瀉之於
 內也飲食傷脾痞悶痰涎日生以橘半枳木丸憂
 思痞結不思飲食腹皮微急以木香化滯湯消痞
 丸消而磨之亦攘之之意也諸溫腫滿附腫濕熱
 發黃以實脾利水之劑燥金鬱泄之金鬱者肺鬱
 之執非攘而奪之之意故金鬱泄之金鬱者肺鬱
 也泄者踈泄之謂也金貴空清壅塞窒密則鬱故
 凡欬逆喉疼聲啞胸滿喘息擗肩擗項肌熱鼻塞
 嘔膿皆金鬱症也當踈而泄之以肅其清降之常
 又如傷風欬嗽鼻塞以參蘇飲人參敗毒散皆味
 之之意胸膈停飲或水飲入肺喉中如水鷄之聲

醫者指條

言五

或肺癰嘔膿血以葶藶大棗瀉
肺湯治之孰非泄之意歟
水鬱折之水鬱者
腎鬱也折者決折之謂也水貴沉靜搏激窒塞則
鬱故凡冷唾上湧水腫腹脹腰膝不利屈伸不便
皆水鬱症也決而折之以導其東端之常又如腎
即水泛上而為冷唾以茯苓澤瀉之類導而下之
決之之意也腰膝疼痛不可俯仰或如奔豚之狀
以桂心之類折之或小便癢疼久不決而為白
濁以小茴香澤瀉黃柏之類治之孰非決之之意
是皆因其曲而直之也舉其繁則餘可推矣若
以達為吐以發為汗以泄為解表利小便以奪為
下以折為抑其冲逆然固然於經義恐猶未盡善

也且後文又曰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
謂瀉之愚謂過者淫勝之謂也折之者謂裁之也
如木勝助之以辛火勝助之以酸之類投其畏而
伐之故曰五臟一有不平所勝平之遞相濟養交
互剋伐此之謂也

論嘔血

生生子曰經云怒則傷肝甚則嘔血并衄泄又曰心
主血肝藏血脾統血怒氣上逆則脾氣受傷所藏
所統之血皆妄行而錯亂也古方有用芎附飲治

醫旨精錄

之而効者良由川芎香附能調肝氣氣和而血歸
經也丹溪有用桂五錢為末冷水調服者緣桂能
和榮衛通血脉木得桂而枯且又為從治之法故
不獨恃寒涼為治也必須參之脈証如脈微弱虛
軟精神疲憊急當獨參湯進之如脈洪大絳長有
力精神不倦或覺胸中氣塞或血是紫黑塊者當
以承氣湯下之此釜底抽薪法也若勢緩而色鮮
紅宜以芎可久十灰散阿膠血餘灰之類止之或
調氣或下或止全在臨症活法勿得執一以成生

也

滑伯仁曰血溢血泄諸蓄妄証其治也予率以桃仁
大黃行血破瘀之劑以折其銳而後區別治之或
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行血破瘀之劑予曰血既
妄行迷失其道不去蓄利則以妄為常曷以禦之
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且如婦人行經
有五六月不止者有十數日不止者可見去者自
去生者自生也乳婦亦然
生生子曰時師治血愛用寒涼每每畏用溫補二法

亦偏見也夫有寒當溫有虛當補聖哲不能廢其
規但要體認切當毋輕舉也假使胃寒或久為寒
涼所激以至血不歸經不溫可乎暴吐暴衄昏運
軟倒不補可乎故王海藏治飲冷傷脾吐血以理
中湯理治中脘分利陰陽此亦理治內血之法也
羅太無曰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
脘分利陰陽安定血脉葛可久治吐血昏運用獨
參湯仲景曰血脫益氣東垣曰陽生陰長皆有音
趣實法在當用而用也設若陰虛火動咳嗽已久

肺有伏火痰帶血絲或紫色血屑又當滋陰潤肺
閉鬱清痰而前劑未敢以輕試也是知咳血嗽血
痰帶血絲惟當滋陰潤肺為先暴吐昏運却宜補
虛溫脾為最全在體察病源勿致偏癈斯為良師
滑伯仁曰諸見血非寒証皆以為血熱迫逐至妄行
然皆復有所挾也或挾風或挾濕或挾氣又有因
藥石而發者其本皆然上中下治各有所宜在上
則梔子黃芩黃連芍藥犀角蒲黃而瀉以生地牡
丹皮之類胃血古人有胃風湯正是以陽明火和

醫首錄 卷之五
為風所扇而血為之動中間有桂取其能伐木也
若蒼朮地榆白芍藥之類而瀉以火劑大傷血以
手陽明火邪為風為濕也治以火劑風剋風解勝
濕也如黃連芩芍藥柏皮荊芥防風羌活之類兼
用雞冠花則述類之義也
又曰驚而動血者屬心怒而動血者屬肝憂而動血
者屬肺思而動血者屬脾勞而動血屬腎

論咳血

生生子曰咳血多是火鬱肺中治宜清肺降火開鬱

消痰咳止而血亦止也不可純用血藥使氣滯痰
塞而鬱不開咳既不止血安止哉設下午身熱而
脈細數此真陰不足當清上補下

論齒衄

生生子曰有姪女十歲因齧齒動搖以寧麻搗之血
因出不止以小瓦盆盛之一日夜積十一盆用未
藥止其處少頃復從口中吐出身亦不倦亦事之
希觀也可見人身之血不可測量診其脈皆洪大
有力以三製將軍末子二錢用枳殼湯少加童便

調下是夜之半去黑糞數塊其血頓止再不復發
後又見一男子每齒根出血盈盆一月一發百藥
不効歷十餘月每發則昏昧知其人好飲投前劑
一服而安又一老嫗患此一發五七日一日約有
升餘投前劑亦安所下皆有黑糞是知此疾多陽
明熱盛所至者緣衝任二脉皆附陽明陽明者多
氣多血之經也故一發如潮湧急則治其標故投
以釜底抽薪之法應手而愈要知腎虛血出者其
血必點滴而出齒或攸攸而疼必不如此之暴且

甚有餘不足最要詳認

顫振

有謂作諸禁鼓慄者非也諸禁鼓慄乃閉牙戰
搖似寒而實熱也夫顫振乃兼木氣而言惟手
足肘前戰動外無凜慄之狀

抖擻舉顛

生生子曰顫振者人病手足搖動如抖擻之狀筋脉
約束不往而莫能任持風之象也內經云諸風掉
眩皆屬肝木木主風風為陽氣陽主動此木氣太
過而尅脾土脾主四肢四肢者諸陽之末木氣鼓

醫者餘

之故動經謂風淫末疾者此也亦有頭動而手足
不動者蓋頭乃諸陽之首木氣上冲故頭獨動而
手足不動散于四末則手足動而頭不動也皆木
氣太過而兼火之化也木之畏在金金者土之子
土為木尅何暇生金素問曰肝一陽也心二陽也
腎孤臟也一水不能勝二火由是木挾火勢而寡
于畏反侮所不勝直犯無憚難經謂木橫乘金者
是也此病壯年鮮有中年已後乃有之老年尤多
夫老年陰血不足少水不能滅盛火極為難治前

哲畧不及之惟張戴人治新寨馬叟作木火兼痰
而治得效遇此症者當參酌厥旨而運其精思云

明火篇

生生子曰內經氣交變大論篇云南方生熱熱生火
其令熱其變消化其災燔炳運氣五行生死順逆
篇曰火主于南應夏火之為言化也言能化生萬
物也六氣之中君火為二之氣經以熱稱之相火
為三之氣經以暑稱之暑之與熱皆火令也六化
篇曰在地成形在天為氣行有五而氣有六以分

溫當作濕

君火相火之化，六氣化者，謂寒暑燥溫風火也。乃天之元氣，六氣皆有一化，舉大槩也。君火之化，熱主春，未夏初行，暉淑之令，而不行，炎暑，應君之德也。相火之化，暑主於夏，夏之為言大也，與午同意。炎暑乃行，人有觸其氣者，皆令氣之病也。當從四時令氣之治，非病機中五臟厥陽之火同治也。五臟厥陽之火所致之疾，當從病機之治，蓋令氣之火自外而治者，病機之火自內而生者，內外至疾之原不同，則治法當合求其所屬矣。

病機出至真要大論篇

是君相皆可以天火稱也。人有十二經，十二經中心為君火，包絡三焦為相火，是君相皆可以人火稱也。故以天之六氣言，則二之氣三之氣，歲歲若是，為亘古不易之常運。以人身言，則心為君火，包絡三焦為相火，亦亘古不易之定論。君火相火皆有一定體，以裨助生生不息之功，不可一日而無。故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若彼肝腎雖皆有火，乃五志之淫火，而非五行之正火。致人疾而為元氣之賊，不可一日而有也。今丹溪

不以六氣之火為天火而以肝腎陰火為龍雷之
火為天火不以七情所感之火為人火而以君火
為人火夫肝藏血腎藏精彼謂悉具相火愚不知
其何所見也且經以君火主春末夏初二之氣以
熱稱之丹溪乃謂經以暑與溫言之夫暑屬三之
氣溫屬四之氣各有主之者與君火何預經以相
火主三之氣以暑稱之丹溪乃言經以火稱之謂
其暴悍酷烈於君火指為元氣之賊大與經旨相
牴牾所以然者良由認相火未真故其立言未離

多病前後自相矛盾至於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之
言亦不能暢條其義夫君火以名者蓋以君雖屬
火然至尊無為惟正火之名故曰君火以名相火
以位者蓋相宣行火令而守位稟命故曰相火以
位猶之宰相奉行君令為職位所宜然也彼於相
之名義未明是以相火之論未當也愚始閱此篇
疑非丹溪之筆已而詳玩筆勢與其他譯著相類
或出于一時之意見未遑稽考不然登梓時亦未
暇校正竄易耶釋今不為辯校則後之學者不知

從丹溪之長徒執迷其陰火為相火之說卒之誤
 相火為賊火不知以五志之火為賊火其悞人也
 甚矣迦丹溪初心本欲開後之聾聵不知此論使
 聾聵者益聾聵也愚故願為丹溪之忠臣不憚辯
 駁者正欲成丹溪惠後之心又何暇計僭踰之罪
 哉同志者幸亮之

泄瀉辯

生生子曰按泄瀉二字取義必有輕重非一症而無
 分別者也何也據書有云泄者有云瀉者有云泄

瀉者假使無分別經何分言之若是愚謂糞出少
 而勢緩者為泄若瀉泄之謂也糞大出而勢直下
 不阻者為瀉傾瀉之謂也姑參出以俟明哲正焉

防暑論

生生子曰欲防夏之傷暑者在于冬之藏精也暑者
 火令也人與天地同一稟籥故天地之氣有升降
 人之氣亦隨之夏月六陽之氣盡出于地人之腹
 亦地也氣浮於外腹中虛矣虛而勞動不常則病
 生焉况人不善攝生者多于冬月陽氣潛藏之時

斷喪過甚，精氣虛竭，精氣者，天真本然之氣也。精
此為來春發生之本，本一虛竭，則生元絕矣。經曰：
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夏必煎厥，人有春未夏初
患頭痛、體熱、食少、自汗、怠惰嗜卧者，此注夏病也。
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者是也。暑為盛夏火令之
極，陽氣既浮，陰血又竭，錢何、不病、苟或攝養不當，
動勞失矩，氣血復耗，神將何依？於是猝暴僵仆、迷
悶、霍亂之症疊出，不已。孫真人教人以五月常服
生脈散，蓋謂脈者氣血之先，氣血者人之神也。火

令熱傷元氣，以人參能補天真之元氣也。五味收
斂浮散之氣，不使飛越，又能滋肺補腎，庶免三臟
真陰枯竭，以門冬復脈通心，生津潤燥，三味和協
同為補劑，名曰生脈散，是亦救其冬不藏精之失
也。雖然，施于體厚未病之先，力則易為，若稟弱既
病者，抑亦難矣。故善防暑月之病者，不若保腎水
於冬月未病之先也。東垣論暑，兼脾胃虛弱而論
甚為詳悉。丹溪載夏月伏陰在內，戒用燥熱，玉機
微義與載籍間所載暑病尤斑斑焉，皆當細玩。

者能潛心貫而通之無餘蘊矣

痿論

生生子曰世之病痿者甚多而治痿之法甚少攻之內經且特立一篇自非泛常摠括病機者倫也治法之少由後人或未能盡悉經旨今按內經皆以氣熱為五痿受病之胎則可見痿之病本皆自氣熱中來也何者痿躄之始五臟曰肺熱葉焦遽相傳染綠肺者統諸氣心之蓋臟之長君之相傳而治節之所由係焉五痿之疾殆肺之一氣流傳猶宰

相承一旨以令天下也觀其獨取陽明為治不以五痿異者此又可見以肺熱為本而五痿為標故治獨取陽明是謂定于一也此取字有教人補之之意非所謂攻取也蓋陽明乃五臟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又衝脈者經脈之海與陽明合于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于帶脈而絡于督脈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茲補其陽明使谷氣充衝脈盛帶脈引宗筋潤是以能束骨而利機關故其治獨取陽

而不以五痿異也既得以熱字為本陽明為用
症處方則在人自擴充之書曷能盡所言哉
丹溪曰內經痿論肺熱葉焦五臟因而受之發為痿
躄又曰諸痿皆屬于土指病之本在肺也或曰內
經治痿之法獨取陽明何也曰諸痿生于肺熱只
此一旬便見治法大意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
方補北方此固是就生尅言補瀉而大經大法不
外于此五行之中惟火有二腎雖有兩水惟其一
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經曰一水不能勝二火理

之必然金體燥而居上主氣畏火者也土性濕而
居中主四肢畏木者也火性炎上若嗜欲無節則
水失所養火寡于畏而侮所勝肺得火邪而熱矣
木性剽急肺受邪熱則金失所養木寡于畏而侮
所勝土得木邪而傷矣肺熱則不能營攝一身脾
傷則四肢不能為用而諸痿之病作瀉南方則肺
金清而東方不實何脾傷之有補北方則心火降
而西方不虛何肺熱之有故陽明實則宗筋潤能
束骨而利機關矣治痿之法無出於此駱龍吉

曰風火相熾當滋腎水東垣先生取黃柏為君黃
耆等藥為輔佐而無一定之方有無痰積者有濕
多者有熱多者有濕熱相半者有挾寒者臨病製
方其善于治痿者雖然藥中肯綮矣若將理失宜
聖醫不治也但是患痿之人若不淡薄滋味吾知
其必不能安全也

生生子曰劉宗厚謂治痿方多缺畧者皆因混入中
風条內故也此皆承丹溪治痿不得作風治斯言
深得病旨風乃外入者故當逐散痿則內藏不足

所致治惟有補而已但丹溪痿篇中既以內經治
痿獨取陽明之說設為或問矣乃不吞所以取陽
明之旨而以難經瀉南補北之法摘為治痿之方
斯亦法外交通之意第不思所問取陽明之義竟
何所發明是欲彰之而復蔽之也胡不曰陽明者
胃也坤土也萬物之所以資生焉為脾之表脾胃
一虛肺氣先絕肺虛則不能宣通藏腑節制經絡
必胃厚則脾充脾充則能布散津液使臟腑各有
所稟受四肢健運如是則何有于葉焦何有于

醫言經餘 卷一
躄也。要知痿之終始。只在肺胃之間而已矣。肺葉焦則不能節制諸經。胃氣虛弱則腑臟無所受。氣帶脉不引。宗筋枯槁而痿躄之所由兆。故內經治痿所以獨取乎陽明也。以陽明為五臟六腑之海也。獨之一字是謂足可以盡其治之辭。彼丹溪瀉南補北之法。或可以施肺腎之痿。其于肉痿敢試之乎。經曰肌肉濡清痺而不仁。發為肉痿。啓玄子註曰肉屬于脾。惡濕。濕著肌肉則衛氣不營。故發為肉痿也。據此則瀉火補水之法。可得以槩

治肉痿乎否也。丹溪天資甚高。筆力尤健。允天資高者。或一時之興。隨筆成文。或自執已見。以為是不復更檢。觀篇後盛贊東垣治痿之善。即可以見其天分惜乎不以東垣之善。返照未免自是之為累歟。

癩狂癩辯

生生子曰。諸書有言癩狂者。有言癩癩者。有言風癩者。有言風癩者。有言驚癩者。有分癩癩為二門者。畧無定論。究其獨言癩者。祖內經也。言癩癩言癩

狂者祖靈樞也。要之癩癩狂大相逕庭。非名殊。實一之謂也。靈樞雖編癩狂為一門。而形症兩具。取治異途。較之于癩。又不相侔矣。諸書有云。大人為癩。小兒為癩。此又大不然也。素問謂癩為胎病。自母腹中受驚所致。今乃曰小兒無癩。可乎。癩病大人歷歷有之。婦人尤多。予故據經文分為三。庶治者有所辨別云。

明癩症

夫癩者或狂或愚或歌或笑或悲或泣如醉如痴言

語有頭無尾穢潔不知積年累月不愈俗名曰心風此志願高大而不得所欲者多有之

明狂症

夫狂者猖狂之謂也言其病之發猖獗剛暴有如傷寒論陽明大實發狂罵詈不避親疎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牆上屋持刀執棍日夜不止狎之則笑忤之則怒如有邪依附者是也

明癩症

夫癩時發時止者是也有連日發者有一日三五發

者或曰驚或因怒而動其痰火發則昏昧不知
事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眩仆倒地不省高木甚而
癡癡抽掣目作上視或口眼歪斜或口作六畜之
聲將醒時必吐涎沫彼癲狂皆無以上証也用此
辯之亦易詳明大抵皆痰火所致

鼻斂

生生子曰按鼻斂一症今人患者甚多攷諸古方鮮
有言其病因者惟運氣曰火攻肺虛鼻斂少陰司
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斂衄壅窒又云少陰司天

熱淫所勝民病斂衄嚏嘔又云少陽司天火淫所
勝甚則斂衄又歲金不及炎火乃行民病斂衄又
曰陽明所至為斂嚏據運氣皆以火熱司令為言
火起金熱傷肺蓋以鼻為肺之竅也雖云少陰少
陽熱火司令之年為病然亦只是腸胃素有痰火
積熱者乃有此感也不然火熱主令之歲三年之
內易常無之未嘗人人有此病也吾故曰必腸胃
素有痰火積熱者然後有此感也何者大腸肺之
府也胃五臟之所受氣者也內經曰九竅不利腸

胃之所生也。鼻主無形者。經曰：清氣通於天。又曰：鼻主天氣。愚謂：腸胃設無痰火積熱，則其平常上升之氣皆清氣也。縱火令之年，何豫耶？若夫腸胃素有痰火積熱，則其平常上升之氣皆氤而為濁。取金職司降，喜清而惡濁。今受濁氣薰蒸，疑聚既久，壅遏鬱結，而為痰涕。至于痔珠瘰肉之類，皆由積久燥火內燔，風寒外束，隧道壅塞，氣血升降被其妨礙，澆培彌厚，猶積土而成阜也。據運氣云：云純以火熱司令之歲，火氣下臨，肺氣上從，乃成鼻

鼽嚏衄之症。假令水濕司令之歲，必無鼻鼽嚏衄而鼻鼽嚏衄之証，必待火熱司令之歲，而能成耶。噫！如斯而談，則鑿矣。觀仲景傷寒論：太陽症當與麻黃湯，不與者，必成鼻衄。又見今人每每感風寒，隨時鼻塞濁涕，及素有鬱熱者，微觸風寒，即鼻塞嚏涕，或調理失宜，積年累月，竟成鼻鼽鼻淵者，往往有之。內經曰：膽移熱于腦，則辛頰鼻淵。又曰：膏肓必待火熱司令，而後始致此病耶。愚故曰：必腸胃素有痰火積熱，又值火熱當權之年，內外之火夾

攻於此時有甚耳或曰子以運氣之言為不足徵
歟何今之按天時占歲候與夫驗豐旱及諸星卜
家動輒取應吾恐後之吹毛者將藉此以非子矣
子昂逃乎予曰愚亦深知僭踰為非而無所逃也
愚又奚敢謂運氣為不足徵也夫運氣云者指歲
運火令當權所不勝者受邪是大略以理該之也
否則咳嗽吐血肺癰等症又何莫而非火尅金之
候耶愚之所謂腸胃痰火積熱者即病因也於運
氣有所覈而無相悖戾焉知我者其鑒諸一卷終

